蜀山劍俠傳/02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二回　晤薛蟒 三上紫金瀧　訪異人 結嫌白鹿洞

下一回▶

話說金身羅漢法元見病維摩朱洪神情冷淡，正待往別處找尋能人相助，忽見正南方飛來了幾道紅線，知是秦朗打此經過，連忙上前喚住，二人相見，各把前事述說了一遍。秦朗道：「此次到打箭爐，曉月禪師業已他去，路遇西藏紅教中傳燈和尚，纔知禪師隱居黃山紫金瀧。後來路過慈雲寺，見了知客馬元，聽說發生許多事故，師父出外尋找幫手。弟子想師父定不知道曉月禪師住址，特來代請，約他下山，到慈雲寺相助。」法元道：「你哪裏知道。我自到九華後，人未約成，反與齊漱溟的女兒鬥了一次劍。後來飛娘趕來解圍，又叫人與我送信，纔知道曉月禪師在此。等我尋到此地，他兩個徒弟又說他出外雲遊去了，是否人在紫金瀧，無從判斷。如果在家，成心不見，去也無益，我們另尋別人吧。」秦朗道：「我知道曉月禪師西來，一則愛此地清靜；二則聽說此地發現一樣寶物，名爲斷玉鉤，乃是戰國時人所鑄，在這瀧下泉眼中，所以駐錫在此，以便設法取到手中，絕不會出門遠去。莫如弟子同師父再去一趟，先問曉月禪師是否他去。別處不是沒有能人，能制服追雲叟的，還是真少。他老人家相助，勝別人十倍。師父以爲如何？」法元聞言，也甚以爲然，便同秦朗回了原路。

剛剛走到瀧前，便見鹿清正在洞外，見他二人回來，好似很不痛快，說道：「大和尚又回來則甚？我師父不在洞中，出外辦事去了。老實說吧，就是在家，他老人家已參破塵劫，不願加入你們去胡鬧了。」法元一聽鹿清之話，越覺話裏有因，便上前賠着笑臉說

道：「令師乃是我前輩的忘年交，此番前來拜訪，實有緊急之事，務乞小師兄行個方便，代爲傳稟。如禪師他出，也請小師兄將地方說知，我等當親自去找。」法元把好話說了許多，鹿清祇是搖頭，不吐一句真言。反說道：「我師父實實不在山中。他出外雲遊，向無地址。至於歸洞之期，也許一天半天，也許一年半載纔回，那可是說不定。如果你真有要事，何妨稍候兩日再來，也許家師回來，也未可知。」說罷，道一聲「得罪」，便轉向崖後自去。法元見了這般景況，好生不快，但是無可奈何。秦朗見鹿清出言傲慢，也是滿心大怒，因曉月禪師道法高深，不敢有所舉動，祇得隨了法元，離了紫金瀧，往山腳下走去。

師徒二人正要商量往別處尋人，忽然空中一道黑影，帶着破空聲音，箭也似的，眨眨眼已飛下一個相貌奇醜的少年，穿着不僧不道的衣服。秦朗疑心此人來意不善，忙做準備。法元連忙止住。那少年見了法元，躬身施禮，說道：「弟子三眼紅蜺薛蟒，奉了恩師許飛娘之命，知道大師輕易見不着曉月禪師，叫我來說，禪師並未離此他去，請大師千萬不要灰心短氣。如今峨眉派劍俠不久就在成都碧筠庵聚齊，去破慈雲寺，非曉月禪師下山，無法抵敵。家師劍未煉就，暫時不能下山相助。望大師繼續進行，必有效果，家師業與曉月禪師飛劍傳書去了。」法元道：「我已去過兩次，均被他徒弟鹿清託辭拒絕。既蒙令師盛意，我再專誠去一回便了。」薛蟒聞言，便告辭走去。走不幾步，忽然回頭，又問法元道：「昨日我師兄苦孩兒司徒平送信的時節，可曾與大師見面親交？」法元不知他們二人的關係，便實說道：「昨日他將書信原是從空中拋下，不想被文筆峯前兩個女子搶去。我去要時，那兩個女子執意不肯，雙方几乎動武。你師兄纔下來解圍，費了半天脣舌，纔把書信取轉。見了令師，就說我們一切心照，我自按書信行事便了。」薛蟒聽了，不禁獰笑兩聲。又對法元道：「那曉月禪師的徒弟鹿清，家師曾對他有恩，大師再到紫金瀧，就說我薛蟒致意，他自會引大師去見曉月禪師的。」說罷，便自作別而去。法元師徒二人等薛蟒走後，便整了整僧衣，虔心誠意往紫金瀧而去。

那曉月禪師是何派劍仙？爲何使法元等這般敬重？這裏便再補述兩筆。那曉月禪師也是峨眉派劍仙鼻祖長眉真人的徒弟，生來氣量褊狹，見他師弟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末學新進，反倒後來居上，有些不服。祇是長眉真人道法高深，越發不贊成他的舉動，漸漸對他疏淡。曉月含恨在心。等到長眉真人臨去時，把衆弟子叫到面前，把道統傳與了玄真子與齊漱溟。差點沒把曉月肚皮氣炸，又奈何他們不得。他早先在道教中，原名滅塵子。真人又對衆弟子道：「此番承繼道統，原看那人的根行厚薄、功夫深淺爲標準，不以入門先後論次序。不過人心難測，各人又都身懷絕技，難免日後爲非作歹，遺羞門戶。我走後，倘有不守清規者，我自有制裁之法。」說罷，取出一個石匣，說道：「這

石匣內，有我煉魔時用的飛劍，交與齊漱溟掌管。無論門下何人，祇要犯了清規，便由玄真子與齊漱溟調查確實，祇須朝石匣跪倒默祝，這匣中之劍，便會凌空而起，去取那人的首級。如果你二人所聞非實，或顛倒是非，就是怎樣默祝，這石匣也不會開，甚或反害了自己。大家須要謹記。」長眉真人吩咐已畢，便自昇仙而去。衆同門俱都來與齊漱溟和玄真子致賀，惟有曉月滿心不快，強打笑顏，敷衍了一陣。後來越想越氣，假說下山行道，便打算跑到廬山隱居，所謂眼不見心不煩。因知寡不敵衆，又有長眉真人留下的石匣，倒也並不想叛教。不想在廬山住了幾年，靜極思動，便遊天台雁蕩。在插虹澗遇見追雲叟，因論道統問題，曉月惱羞成怒，二人動起手來，被衆同門知道，都派他不對。他纔一怒投到貴州野人山，去削髮歸佛，拜了長狄洞的哈哈老祖爲師，練了許多異派的法術。到底他根基還厚，除記恨玄真子與齊漱溟而外，並未爲非作歹。衆同門得知此信，祇替他惋惜，嘆了幾口氣，也未去干涉他。後來他又收了打箭爐一個富戶兒子名叫朱洪的爲徒，便常在打箭爐居住。那裏乃是川康的孔道，因此又認得了許多佛教中人。他偶遊至黃山，愛那紫金瀧之勝，便在那裏居住。他同許飛娘的關係，是因爲有一年爲陷空老祖所困，遇見許飛娘前來解圍，因此承她一點情。他早知法元要來尋他，因爲近年來勤修苦煉，不似從前氣盛，雖仍記前嫌，知齊漱溟、玄真子功行進步，不敢造次。所以法元來了兩次，俱命鹿清等設辭拒絕。法元第二次走後，便接到許飛娘的飛劍傳書，心神交戰了好一會兒，結果心中默默盤算了一會兒，覺得暫時仍不露面爲是。便把鹿清叫在面前，囑咐了幾句，並說若是法元再來，你就如此如彼地對答他。鹿清連聲說「遵命」。暫且不提。

且說法元師徒二人一秉至誠，步行到紫金瀧，早已看見鹿清站在澗岸旁邊。鹿清看見法元師徒迴轉，不待法元張口，便迎上前來說道：「適纔家師迴轉，已知二位來意，叫我轉致二位，請二位放心回廟，到了緊急時節，自會前來相助。今日另有要事，不及等二位前來敘談，他老人家又匆匆下山去了。」法元尚疑鹿清又是故意推辭，正待發言，那秦朗已把薛蟒吩咐之言，照樣說了一遍。鹿清聞得秦朗提起薛蟒致意，果然換了一副喜歡面孔，先問秦朗的姓名，然後問他因何與薛蟒相熟。談了幾句後，漸漸投機。三人便在澗石上面坐下，又談了一陣。法元乘機請他幫忙，請曉月禪師下山。鹿清知道法元心中疑慮，便向他說道：「我師父生平從不打誑語，說了就算數，二位祇管放心吧。」法元方纔深信不疑。又問鹿清道：「當初我同令師見面，已是三十年前。後來他老人家搬到打箭爐，便很少去問候。小師父是幾時纔拜入門牆，功行就這樣精進？」鹿清道：「你要問我出家的根由麼？就連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祇記得我小時候，是生長在四川一個荒山石洞裏面，我倒沒有娘，餵我乳的是一隻梅花鹿。有一天，我師父他老人家路過那山，我正跟一羣鹿在那裏跑，我師父說我生有異稟，日後還可和我生身父母見面，便把

我帶到打箭爐，傳我劍術，到現今已十二年了。那個薛蟒的師父，曾經幫過我師父的忙，我要是早知道二位跟她認識，我也就早跟你們交好了。」法元見鹿清說話胸無城府，也不知道甚麼禮節稱呼，純然一片天真，非常可愛。正想同他多談幾句，想打聽曉月禪師在此隱居，是否爲覓那斷玉鉤？方要張口，便聽崖後洞中有一個病人的聲音喚道：「清師弟，話說完了，快回來吧，我有事找你呢。」鹿清聞言，便忙向二人作辭道：「我家師不在洞中，未便讓二位進去。現在我師兄喚我，異日有緣，相見再談。」說罷，便急忙走去。法元與秦朗見鹿清走後，師徒二人一同離了紫金瀧，計算時日還早，便想起到廬山白鹿洞去尋雷音的師叔八手觀音飛龍師太下山相助，順便打聽雷音、龍化的下落。

劍光迅速，不一日便到了廬山白鹿洞前。降下劍光，正待舉步，忽見一陣腥風起處，連忙定睛看時，祇見洞內躥出一隻吊睛白額猛虎，望着二人撲來。法元知是飛龍師太餵的家畜，不肯用劍傷它，忙往旁邊一閃。剛剛避過，又見眼前一亮，由洞內又飛出一條獨角白鱗大蟒，箭也似一般疾，直向秦朗撲去。那秦朗哪知其中玄妙，喊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腦後一拍，幾道紅線飛起。法元忙喊：「休要冒失！」已來不及，劍光過去，把那三丈來長的白蟒揮成兩段。那隻黑虎見它同伴被殺，將前足微伸，後足伏地，一條長尾，把地打得山響，正要作勢前撲。法元見白蟒被秦朗所殺，知道闖下大禍，又聽得洞內有陣陣雷聲，便知不妙。也不及說話，伸手將秦朗一拉，喊一聲：「快逃！」二人劍光起處，飛身破空而去。

法元在路上埋怨秦朗道：「你怎麼這般魯莽？我連聲喊你不可冒失，你怎還把飛龍師太看守洞府的蛇、虎給毀了一個？這位老太婆性如烈火，非常難惹。她對人向來是無分善惡，完全以對方同自己有無感情爲主旨。我同她雖然認識，也祇是由於雷音的引見，並無深交。請她下山相助，也無把握，祇是希望能先打一個招呼。此人本最守信用，但求她不幫助峨眉派與我們爲敵罷了。如今人未請成，反傷了她的靈蟒，她如知道，豈肯甘休？尚喜我們走得快，她如出來看見，豈非又是一場禍事？」秦朗見師父埋怨，情知做錯，也無可奈何。他雖入道多年，嗜慾未盡，尚不能辟穀。法元雖能數日不飢，一樣不能斷絕煙火。二人見雷音找不着，無處可請別人，算計日期還早，本想回慈雲寺去。又想起峨眉劍仙暫時不來寺中尋事，是因爲自己不在寺中，表示餘人不堪一擊的原故。此時回寺，難免獨力難支。他是知道追雲叟的厲害的，便不想早回去。偶然想起每次往返武昌，並未下去沽飲，又在山中數日，未動葷腥，便想下去飲食遊玩，沿路不再御劍飛行，一路沿江而上，觀賞風景。秦朗自然更是贊成。師徒二人，於是到了漢陽，找了個僻靜所在，按下劍光落地。然後僱了一隻小船，往江中游玩一番，再渡江上黃鶴樓上去沽飲。上樓之後，祇見樓上酒客如雲，非常熱鬧，便找了一個靠窗的座頭坐下。自有酒

保上前招呼，他師徒二人便叫把上等酒菜祇管拿來。隨即憑窗遙望，見那一片晴川，歷歷遠樹，幾點輕帆，出沒在煙波浩渺中，非常有趣。移時酒保端來酒菜，他二人便自開懷暢飲。不提。

這一樓酒客正在飲食之間，忽見上來這兩個奇形怪狀的一僧一俗，又見他二人這一路大喫大喝，葷酒不忌。荊楚之間，本多異人，巫風最勝。衆人看在眼裏，雖然奇怪，倒也不甚注意。

惟獨衆客中有一富家公子，原籍江西南昌，家有百萬之富。這陶公子單名一個鈞字，表字孟仁，自幼好武。祖上雖是書香門第，他父母因他是個獨子，非常鍾愛，不但不禁止，反倒四處聘請有名的教師陪他習學。陶鈞練到十六歲，他父母相繼下世。臨終的時節，把陶鈞叫到面前，說道：「你祖父因明亡以後，不肯去屈節胡兒，所以我便不曾出去求功名。我因仰承祖訓，你既不願讀書，也就望你去學習刀棒。不過我忠厚一生，祇生你一人。我死之後，爲免不爲人引誘，墮入下流，所以我在臨死的時節，一切都替你佈置妥當。我現在將我的家財分作十成：一成歸你現在承繼，任你隨意花用，以及學武之資；三成歸老家人陶全掌管，祇能代你整頓田業，你如將自己名分一成用完，陶全手中的財產，祇准你用利，不准你動本，以免你日後不能營生；還有六成，我已替你交給我的好友滕……」剛說到這裏，便已力竭氣微，兩眼一翻，壽終人世。

陶鈞天性本厚，當他父親病時，就衣不解帶地在旁親侍湯藥。這日含淚恭聽遺囑，傷心已極，正想等聽完之後，安慰老人家幾句。忽見他父親說到臨末六成，祇說出一個「滕」字，便嚥氣而死。當時號啕大哭，慟不欲生，也顧不到甚麼家產問題。等到他父親喪葬辦完，纔把老僕陶全找來，查點財產。果然他父親與他留下的一成，盡是現錢，約有七八萬兩銀子。老僕手裏的田產家財，約值有二十餘萬，皆是不動產。惟有那六成家產，不知去向。陶全祇知道那六成中，除了漢口有三處絲、茶莊，因爲隨老主人去過，字號是永發祥外，下餘田業，一向是老主人掌管，未曾交派過，所以全不知道。估量老主人必定另行託付有人，日久不難發現。陶鈞是膏粱子弟，祇要目前有錢，也就不放在心上。居喪不便外出，每日依舊召集許多教師，在家中練習。

練到三年服滿，所有家中教師的本領，全都被他學會。每屆比試時，也總是被他打倒，越加得意非常，自以爲天下無敵。這一班教師見無可再教，便又薦賢以代。於是又由陶鈞卑辭厚禮，千金重聘，由這些教師代爲聘請能手來教他。他爲人又非常厚道，見舊日教師求去時，他又堅不放走。對新來的能手，又是敬禮有加。於是那一班教師，舊者樂

而不去，新者踊躍而來，無不竭力教授，各出心得，交易而退，皆大歡喜。陶鈞又天資非常之好，那些教師所認爲不傳之祕訣手法，他偏偏一學便會。會了之後，又由新教師轉薦新教師，於是門庭若市，教師雲集。每值清明上墳，左右前後，盡是新舊的教師，如衆星捧月一般地保護，真是無一個大膽的人，敢來欺負這十幾歲的小孩。小孟嘗名聲傳出去，便有慕名來以武會友的英雄豪傑，不遠千里，特來拜訪。於是衆教師便慌了手腳，認爲公子天才，已盡衆人之長，不屑與來人爲敵。一方面卑辭厚禮優待來人，以示公子的大方好友；一方面再由教師的頭目百靈鳥賽蘇秦魏說，先同來人接見，說話半日，再行比武。結果大多是先同教師們交手，獲勝之後，再敗在陶鈞手裏，由教師勸公子贈銀十兩以至百兩，作爲川資，作遮羞錢，以免異日狹路報仇。有些潔身自好之士，到了陶家，與這位魏教師一比之後，便不願再比，拂袖而去。據賽蘇秦魏說說，來人是自知不敵，知難而退。陶鈞聽了，更是心滿意足，高興萬分。

可是錢這種東西，找起來很難，用起來卻很快。他那七八萬兩銀子，哪經得起他這樣胡花，不到幾年光景，便用了個一乾二淨。要問陶全拿時，陶全因守着老主人的遺囑，執意不肯鬆手，反用正言規勸道：「老主人辛苦一生，創業艱難，雖然家有百萬之富，那大的一半，已由老主人託交別人保存，臨終時又未將那人名姓說出，將來有無問題，尚不可知。餘下的這四成，不到三年工夫，便被小主人花去七八萬。餘下這些不動產，經老奴掌管，幸喜年年豐收，便頗有盈餘，已由老奴代小主人添置產業，現錢甚少，要用除非變賣產業。一則本鄉本土傳揚出去，怕被人議論，說小主人不是克家之子；二則照小主人如今花法，就是金山也要用完，當初勸小主人節省，小主人不聽，那是無法。這在老奴手中的一點過日子以及將來小主人成家立業之費，老奴活一天，決不能讓小主人拿去胡花，使老奴將來無顏見老主人于地下的。再者小主人習武，本是好事，不過據老奴之眼光看來，這一班教師，差不多是江湖無賴，絕非正經武術名家。天下豈有教師總被徒弟打倒的，這不是明明擺着他們無能麼？況且每次來訪友的人，爲何總愛先同他接洽之後，纔行比試？其中頗有可疑之處。老奴雖是門外漢，總覺小主人就是天生神力，也決不會這點年紀，就練成所向無敵的。依老奴之見，小主人就推說錢已用完，無力延師，每人給些川資，打發他們走路。如果真要想由武術成名，再打發多人，四處去打聽那已經成名的英雄，再親自延聘。這些親自送上門的，哪有幾個好貨？至於打發他們走的錢，同異日請好武師的錢，老奴無論如何爲難，自要去設法。現時如果還要變賣田產去應酬他們，老奴絕對不能應命。」

陶鈞人極聰明，性又至孝，見陶全這樣說法，不但不惱，仔細尋思，覺得他雖言之太過，也頗有幾分理由。即如自己羨慕飛檐走壁一類的輕身功夫，幾次請這些教師們教，先是

設辭推諉，後來推不過，纔教自己綁了沙袋去跳玩，由淺而深。練了一二年，丈許的房子雖然縱得上去，但是不能像傳聞那樣輕如飛燕，沒點聲響。跳一回，屋瓦便遭殃一回，一碎就是一大片。起初懷疑教師們不肯以真傳相授。等到叫那些教師們來跳時，有的說功夫拋荒多年；有的說真英雄不想偷人，不練那種功夫；有兩個能跳上去的，比自己也差不多。後來那些教師被逼不過，纔薦賢以代。先是替未來的教師吹了一大陣牛，及至見面，也別無出奇之處。祇是被衆人掇弄捧哄慣了，也就習成自然。今天經老人家陶全一提，漸漸有些省悟。祇是生來面嫩，無法下這逐客之令，好生委決不下。祇得對陶全道：「你的話倒不錯，先容我考慮幾日再辦。不過今天有兩個教師，是家中有人娶媳婦；還有一個，是要回籍奔喪。我已答應他們，每人送五百兩銀子，還有本月他們的月錢一千多兩銀子，沒有三千銀子，不能過去。我賬房中已無錢可領，你祇要讓我這一次的面子不丟，以後依你就是。」陶全嘆口氣答道：「其實老奴手中的財產，還不是小主人的。祇因老主人有鑒及此，又知老奴是孤身一人，誠實可靠，纔把這千斤重責，交在老奴身上。這一次小主人初次張口，老奴也不敢不遵。不過乞望小主人念在老主人臨終之言，千萬不要再去浪費，急速打發他們要緊。」說罷，委委屈屈地到別處張羅了三千兩銀子，交與陶鈞。陶鈞將錢分與衆人之後，知道後難爲繼。又見衆人並無出奇的本領，欲留不能，欲去不好意思。陶全又來催促幾次，自己祇是設詞支吾。過了十幾天，好生悶悶不樂。

有一天，正同衆教師在談話，忽然下人進來報道：「莊外來了一個窮漢，要見主人。」陶鈞正要發言，那賽蘇秦搶口說道：「想是一個普通花子，公子見他則甚？待我出去打發他走便了。」說罷，立起身來，就要往外走。陶鈞忙道：「他如果是來求助的，那就叫賬房隨便給一點錢罷了。要是找我比武的，可急速引來見我。」賽蘇秦一面答應，一面已忙不迭地趕到外面。祇見那人是個中年男子，穿得十分破爛，一臉油泥，腰間繫了一條草繩，正與下人爭論。賽蘇秦便上前喝問道：「你是幹甚麼的，竟敢跑到這裏來吵鬧？」那漢子上下望了賽蘇秦兩眼，微微笑道：「你想必就是這裏的教師頭，曾經勸我徒弟陸地金龍魏青，不要與你的衣食父母陶鈞比武，或者假敗在他手裏，還送他五十兩銀子的麼？可惜他本慕名而來，不願意幫助你們去哄小孩，以致不領你們的情。我可不然，加上這兩天正沒錢用。他是我的徒弟，你們送他五十兩；我是他師父，能耐更大，我要五百兩。如少一兩，你看我把你們衣食父母的蛋黃子都給打出來。」賽蘇秦起初疑心是窮人告幫，故而盛氣相向。及至聽說這人是魏青的師父，去年魏青來訪陶鈞，自己同人家交手，纔照一面，便被人家一指頭點倒。後來纔說出自己同衆人是在此哄小哥，混飯喫，再三哀求他假敗在陶鈞手內，送他五十兩銀子，人家不受，奚落一場而去。這人是他師父，能耐必更大。祇是可恨他把自己祕密當衆宣揚出來，不好意思。又怕來人

故意用言語相詐，並無真實本領。想了一想，忽然計上心來，便對那人說道：「閣下原來是來比武的，我們有話好說。請到裏面坐下，待我將此比武規矩說明，再行比試如何？」那漢子答道：「你們這裏規矩我知道：若假裝敗在你們手裏，是三十兩；敗在你們衣食父母手裏，是五十兩。美其名曰川資。對麼？」賽蘇秦心中又羞又恨，無可奈何，一面使眼色與衆人，表示要收拾那人；一面假意謙恭，一個勁直往裏讓。

那人見他那般窘狀，冷笑兩聲，大踏步往裏便走。賽蘇秦便在前引路，往花園比武所在走去，打算乘他一個冷不防，將他打倒，試試他有無功力。如果不是他的敵手，再請到自己屋中，用好言相商，勸陶鈞送錢了事。主意拿定後，一面留神看那人行走，見他足下輕飄飄的，好似沒有甚麼功夫，知是假名詐騙，心中暗喜。剛剛走到花園甬道，回看後面無人跟隨，便讓那人前行，裝作非常客氣的樣子。等到那人纔走到自己的前面，便用盡平生之力，照定那人後心一拳打去。誰想如同打在鐵石上面，痛徹心肺，不禁大驚。知那人功力一定不小，生怕他要發作，連忙跳開數尺遠近。再看那人，好似毫不放在心上一般，行若無事，仍往前走。心知今日事情棘手，萬般無奈，祇得隨在那人身後，到了自己屋前，便讓那人先進去。再看自己手時，已紅腫出寸許高下，疼痛難忍。那人進門之後，便問道：「你打我這一下，五百兩銀子值不值呢？」賽蘇秦滿面羞愧，答道：「愚下無知，冒犯英雄。請閣下將來意同真姓名說明，好讓我等設法。」那人道：「我乃成都趙心源，久聞貴教師等大名，今日我要一一領教。如果我敗在你們手裏，萬事皆休；若是你們敗在我手下，你們一個個都得與我滾開，以免誤人子弟。」賽蘇秦已經喫過苦頭，情知衆人俱都不是對手，祇得苦苦哀求道：「我等並無真實本領，也瞞不過閣下。祇是我等皆有妻兒老小，全靠陶家薪水養活，乞望英雄高擡貴手，免了比試。如果願在這裏，我們當合力在陶公子面前保薦；如果不願在這裏，你適纔說要五百兩銀子，我等當設法如數奉上。」說罷，舉起痛手，連連作揖，苦苦央求。那人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這羣東西，太替我們武術家丟人現眼。看見好欺負的，便狐假虎威，以多爲勝；再不然乘人不備，暗箭傷人；等到自己不敵，又這樣婢顏哀求。如饒你們，情理難容！快去叫他們來一齊動手，沒有商量餘地。」

賽蘇秦還待哀求，忽聽窗外一聲斷喝道：「氣死我也！」說罷，躥進一人，原來正是陶鈞。